

门头沟文史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002年12月

门头沟文史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002 年 12 月

/

/

政协门头沟区第六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安兴柱

副主任：何建忠

顾 问：李国平 赵莺飞 张守玉

委 员：唐树青 赵永高 刘义全

傅永健 潘惠楼 臧秉旭

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公室

主 任：何建忠

工作人员：杨玉英

门头沟文史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1.125印张 27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门头沟文史》第十一辑

目 录

战争年代

- 忆战友刘恭同志..... 王巨文(1)
- 椴木沟巧突围..... 张文发(5)
- 虎口拔牙..... 张文发(7)
- 林子台沟破电线..... 张文发(9)
- 门头沟交通站..... 孙奎印(11)
- 我参加了解放康庄的担架队..... 李永举(20)
- 一次伏击战..... 张文发(23)
- 下清水伪军据点策反记..... 刘天军(25)
- 年龄最小的日伪敌探——李三..... 刘天军(31)
- 抗战期间宛平县的几支地方武装..... 董学勤(34)
- 一次没有完成好的任务..... 张文华(45)

初曙风云

- 门头沟公安大队发展始末..... 刘天军(48)
- 一贯道组织概谈..... 刘天军(57)
- 解放北京时的“昌宛怀”情报站..... 张永福(75)
- 从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电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工作
..... 刘天军(79)

人物春秋

- 忆老红军程德高..... 袁树森(83)

魏国元专员在门头沟	孙奎印(86)
“白皮红心”刘玉才	袁树森(91)
贾增弟遣入门头沟镇公所	孙奎印(96)
沿河城“肋肘李”	张俊义(103)
我所熟悉的薛双庆同志	薛 银(112)

难忘岁月

难忘的中峪涧	韩怀聪(120)
门头沟工委在冯村	董学勤(126)
解放前里十三地区吃水难	韩志有(128)
石厂村解放前后的文娱活动	韩志有(131)
门头沟煤矿泥人展始末	张俊义(135)
门头沟河南街的商业	董学勤(149)
大台煤矿的文化生活	董学勤(160)
苏联专家在城子煤矿	袁树森(169)
名人与城子煤矿	袁树森(172)
《煤海战歌》游艺模型	张俊义(175)
京西矿工在国庆十周年	殷 韬(180)

创业之路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京西矿区的实施	张广来(185)
门头沟养中蜂的兴衰	杜宏业(198)
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始末	安全山(202)
斋堂水库	宋恩元(216)
门头沟区采伐队	赵森林(218)
门头沟区成人教育五十年回顾(1949~1999)	王树忠(226)

时代足迹

设立宛平矿务局的风波	潘惠楼(239)
民国京西煤税多	潘惠楼(240)
门头沟区日伪据点碉堡记	张广仁(242)
名人考察妙峰山香会	易克中(249)
旧社会农民的互助会	陈 雷(261)
旧社会走乡串村的小锣匠	陈 雷(262)
奎红大烟馆和旧社会吸毒	董学勤(264)

史海钩沉

安葬于门头沟的明代公侯伯爵	加来顺(270)
门头沟近年发现的两通石造像	齐鸿浩(276)
清代康熙皇帝为潭柘寺亲书的匾额和诗文	陈 雷(278)
永定河畔端午节民间习俗	陈 雷(282)
打会	陈 雷(286)
燕家台的军事地位	葛 蒲(288)
石厂村探源	韩志有(292)
齐家庄巡检司	葛 蒲(300)
话说齐家庄	葛 蒲(305)

模范典型

国际和平卫士张俊仁	张俊义(310)
北京市劳动模范边天林	韩志有(317)

古迹寻踪

千年古刹双林寺	马思聪(320)
---------------	----------

千年古刹灵岳寺	刘义全(322)
明代太监与京西寺庙	刘义全(324)
门头沟的马神庙	陈 雷(331)
西峰寺地宫考	齐鸿浩(333)
载滢笔下的戒台寺	齐鸿浩(335)
和硕显密亲王丹臻墓	佟润才(342)

忆战友刘恭同志

王巨文

2001年1月份是我亲密的战友刘恭同志光荣牺牲六十周年。我回到沿河狮子沟上达水村看到那间刘恭同志曾多次召开秘密会议以致到被捕时最后开会的“小草屋”，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曾与我患难与共三年之久的战友——抗日战争时期宛平县第五区粮秣助理员刘恭同志。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可敬的抗日英雄，1984年狮子沟全村搬迁，上达水大部分民房被拆掉，唯独这个曾多年掩护八路军及地方干部和召开会议的秘密联络点“小草屋”我不准拆，由于年久失修，墙已倒塌，只留屋顶，我很伤心。

在战友遇难六十年之际，略写此文以示哀悼。

刘恭同志是门头沟区军响人，1939年至1941年担任宛平县第五区粮秣助理。五区范围是：沿河城、石羊沟、狮子沟、龙门沟、还包括现在河北省怀来县的横岭、瓦空窟、幽州等地。当时我担任狮子沟村的粮秣主任，直归刘恭同志领导，我时年29岁，刘恭28岁，他平时称我为大哥。我们俩朝夕相处，亲如手足，凡是在外开会吃饭都是他替我交边区粮票。住在一个炕上，盖的是一床被子。

1941年1月12日这天，我组织部分民兵从现沿河城办事处的狮子沟沟口穿过永定河往后方送手榴弹，刚到佛碾村，刘恭便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他说：“大哥，你别送手榴弹去了，咱们明天要召开粮食工作会议，有新任务。”说着将我背的手榴弹分别给其他民兵每人加了两颗，我便随他返回。我俩分别通知有关村干部及纳粮户开会。刘恭通知碾台村、老虎巷村。我通知檀木沟、泥皮、上达水、下达水村。会议地点在上达水村我家的“小

草屋”。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韩德宽、师兆德、郭长有、师义俊、师永奎、王自润、李永财、李永正、李朝龙、李朝海、王巨元、王巨奎、王福宝、我和刘恭共十五人。其中郭长有是村长，王巨奎、李朝龙是当时我区政府批准的两面政权村长，表面上应付日本，暗里给八路军通信，其余干部均为我秘密抗日政权干部。

1月12日上午太阳转南山时刻，会议开始后，李永财出屋解小便，抬头看见村西从石羊沟方向的山路上下来许多穿军衣的人，他马上回屋报告有情况，当时大家认为从西边石羊沟方向来的队伍一般是八路军，日伪通常从东边沿河、碾台方向来，大家有些大意。刘恭说我去看看，刚出门，敌人开枪向院内射击，刘恭大喊：“快跑，日本鬼子来了。”这时，开会的人马上突围，王巨元、王福宝、李永财突围成功，刘恭同志从院内冲出后向北，顺北沟子梁向黄石沟冲。日本鬼子边射击边追。当他从沟内山崖向下跳时，腿摔坏了，跑不动，日本鬼子步步向他逼近，刘恭为保护党的秘密快速将书包内干部名册撕碎放入口内往肚里咽，一个鬼子急速将刘恭抓住，用手掐喉咙伸手从口内掏纸条被刘恭用力一咬，将鬼子中指咬断。鬼子急了用枪狠狠的砸刘恭头部，鲜血从头部直往下流，他始终不松口，终于将碎纸全部吃掉，他忍痛保护了党的机密。

其他12人一齐被捕，日本先将我们集中到一起，逐个审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谁是八路？”大家说“串亲、买粮。”任意编造理由就是不承认开会。日伪军吼叫着，给我们每人一记耳光，而后将我们用绳捆绑。刘恭被捆绑后放在队伍当中，前后由日伪军押着，我们一串走在中间，行至途中，刘恭压低声音传话：“后村干部一律改名换姓。”听到后我便由原名王巨文改成王巨义，并传给了其他人。到沿河城后天已傍晚，鬼子将我们全关在老君堂（现沿河城学校）并将裤腰带全收走了，并逐个登记了我们的名字。刘恭和我们关在一个屋，日本首先提审他，鬼子小队

长说：“只要你交待还有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的干部我就放你，留下作大官也可以。”他说：“只有我是八路军，其他人都是百姓，串亲、买粮的。”鬼子见软的不行，就用开水往头上浇，用洋狗咬，刘恭坚强不屈，大骂“小日本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你们末日就要到来了。”被关压人在沿河村有些亲属关系的就通过关系给日伪警长送钱，将群众送的饭设法转给我们。刘恭被捆的很紧，被开水烫的满脸起泡，我就喂他吃饭，他一口也吃不下，还安慰我们说：“大哥不要难过，坚持到底，你出去后快点向区政府报告，我们被捕肯定有汉奸告密。”日本知道刘恭是八路军的主要干部，第二天就将他送斋堂据点。行前，刘恭说：“大哥，你们都放心，我死也不会出卖你们，为了民族解放你们隐蔽下去，坚持到底，胜利一定属于咱们的。”“你千万别承认是干部，咱们来世还是好兄弟，再见吧！”他的一席话刺痛了大家的心，我们全哭了。天黑了鬼子汉奸进屋喊：“刘恭出来！”我们深知情况不好，一齐将刘恭围住，刘恭悄悄抓住我手小声说：“大哥你要沉住气，保存力量，咱们一定会胜利。”他慢步迈出跟鬼子走了。刘恭被押送走后，开始提审王巨奎（我堂兄）、李朝龙（伪村长），鬼子说：“你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为什么不给我们派工修路？”说着便用开水往头上浇，而后让狼狗咬。其余人集中到一起由日本训完话后发还了裤腰带，将我们这些改名换姓的“老百姓”全放了。我们走后，日本便将我堂兄王巨奎、李朝龙用刺刀刺死。我和村长郭长有连夜赶到现怀来县横岭村区公所向区长张永仁、区委书记索振训作了汇报，区领导向我们表示慰问，并研究设法营救刘恭同志。

刘恭被押到斋堂日本据点后，鬼子使用了许多伎俩，用美女、金钱、高官等种种手段诱惑，企图收买刘恭，均被刘恭识破，他没有上当。鬼子小队长赖野亲自审问遭到破口大骂，刘恭用脚踢翻了摆满酒席的桌子，日本鬼子没有办法征服这位“土八

路”，就让狼狗咬刘恭，他双脚猛踢，狼狗不敢接近，后又用五条狼狗一齐咬，刘恭继续猛踢并高呼：“打倒狗日本”，后又将双腿捆住，洋狗活活将刘恭同志咬死。

刘恭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我们党的光荣，我们子孙万代应永远怀念他。宛平县政府为了给刘恭同志报仇雪恨，决心将出卖八路军的大汉奸王××（沿河城日伪汉奸队长）铲除。同年3月份的一个夜晚，我游击小队化装潜伏到沿河城西城门外，午夜，当汉奸队长王××到城门查完岗哨回家途中，被我翻墙而过的游击队突然捆绑，他刚刚喊“我是队长，”我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他的腰轻轻说：“不准吭声，我们抓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队长。”而后翻越城墙迅速将他押解到解放区政府所在地石洋沟黄土嘴村。日本赖野小队长得知后，派人给解放区第五区政府送信：“你们放掉王队长，要什么条件皇军全答应，要枪给枪，要炮给炮，要军马给军马……”。八路军回信：“什么都不要，就要狗汉奸王××的头，要中华民族的正义！”很快在此召开了公判大会，当即将卖国汉奸处决，为英雄报仇雪恨。

解放后，宛平县人民政府将刘恭同志的名字刻在了宛平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英雄精神永垂不朽。让子孙后代牢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如有可能最好将刘恭同志多年用过的秘密小屋拍照或录像保存以教育后人。我已90岁，当我不在世之后，希望“小草屋”不会同我一起消亡。

楸木沟巧突围

张文发

日军侵华后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一年四季使老百姓不得安宁。春天，老百姓不能准时按季节种地，等敌人扫荡过去后，种上点晚苗，不等长起来，夏季扫荡又开始了，即使剩下些，最后还有一个秋季大扫荡收尾。总之，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不让中国人民过好日子。

在1943年的秋季，我们宛平县大队一中队住在柏峪西北山沟里的楸木沟村，临时休整几天，但很快被日军发现了，又正赶上日本大扫荡的季节，从张家庄、杜家庄等附近据点聚集了300多日本鬼子和伪军，包围了楸木沟，妄图把我们县大队一网打尽。

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前发觉了他们的行动。这一天，吃过晚饭，刚一黑天，指挥部就吹了熄灯号，同志们都互相议论，今天为什么这么早熄灯呢？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夜里十二点左右，大部分战士都在睡梦中，中队领导亲自挨门去叫，大家已经养成战斗习惯，一叫就准知道有紧急情况，部队很快就集合齐了。队长走在队伍前面，压低声音说：“日本人已经把我们包围啦，但大家不要紧张，日本人不就依仗的人多吗？可是人多正是他的一大弱点，而我们虽说人少，人少有人少的优点，首先人少了机动灵活，行动起来更加方便。现在敌人还没有形成包围圈，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突击出去”。我们的有利条件还是很多的，首先我们对地形熟悉，想从那里走就从那里走。另外，我们的人数少，目标小，行动方便，敌人就不行，人数越多目标就越大，尤其夜间行动。同时，敌人还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八路军绝

不会发觉他们的行动，一旦发觉了他们，那也是要往山上撤的，所以敌人先把正面和两侧的山头给包围的风雨不透。而我们正好利用敌人尚未包围的山沟下面的空隙，在天没亮前，人不知鬼不觉地撤出敌人的包围圈。天快要亮了，我们也顺利地突围出去了。队长说：“好啦，没有事啦，大家休息吧。”可同志们都安静不下来，互相议论纷纷，说咱们安全地突围出来啦，可那老乡们怎么办呀？咱们一走，老乡们不糟殃了吗？这时，队长笑着说：“同志们放心吧，昨天晚上就和村干部们研究好了，在我们出村后，他们也很快地进了地洞。”原来老乡们也早就有准备，各户都在自己房子附近的地里挖好了地洞，把洞口留在墙上。用的时候把石头拿开，人进去后，把那几块石头按原样放好，就是别人从跟前路过也看不出来，搞得相当严密。

天刚一拂晓，嘿，楸木沟就热闹起来了，像大年三十晚上放鞭炮似的，开了锅一样，枪声、炮声响成了一片。因为这次来的敌人是从各个据点抽调的，虽然要求统一行动，可距离有远有近，因此到达的时间就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山下的敌人早到了一会儿，就进了村，可山上的敌人不知道，只看见村里晃晃悠悠有人活动，满以为是八路发觉了，就向村里开了枪，村里的敌人又误认为八路军提前发觉撤到山上去了，同样向山上又是枪、又是炮的猛打，敌人互相残杀起来，打了有二十几分钟，这才发现是自己人打误会了，可这已经造成二三十人的伤亡了。

这一下敌人火了，没把小日本给气死，像疯了似地往周围的山上、山下又打枪，又打炮，把老百姓的房子给烧了还不行，恨不得连石头和土都烧化了才解恨。在楸木沟里里外外折腾了半天，不要说八路军游击队，就是连老百姓的一个人影也没有找到，这才叫抓鸡不成倒失一把米。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回了自己的老窝。

虎口拔牙

张文发

说一说我们宛平县大队一中队，重点还得说我们一班。中队长李文华，一班班长谭天来。中队把我们这个班当成主力班，经常派我们出去独立活动。甚至到敌人的据点里边去扰乱敌人，使敌人整天不得安宁。

矾山堡是敌人的一个据点，可我们照样到里边去。据点里有一个大地主、大汉奸，名叫叶明祝。1942年，当时我们的粮食有困难，给他去信让他给我们送点来。这汉奸不仅不给，反而倒向我们叫开了阵，让我们八路军到他家去吃。他认为我们不敢到日本的据点里去呢，可偏偏这一天夜里，由班长谭天来带领我们十来个人摸到了他的家，可惜他这天晚上没有在家，但我们也没有白去，顺便把他十来岁的女儿弄到了根据地，最后，他只得把比原来多几倍的粮食给送来了。

再如，到据点里去掏女汉奸王桂香，王桂香是日本在柏峪建据点时就投靠了一个日本小队长，并且把她能叫上名字的游击队干部战士名单都交给了日本人。由于我们的游击队和民兵三天两头去袭击鬼子的据点，逼得敌人无奈，把柏峪据点撤到清水。王桂香也跟随日本小队长到了清水。

经过侦察摸底。日本小队长在清水炮楼的围墙外边老百姓家找了一间房，把王桂香安置好住了下来。日本小队长从此就把这儿当成了他的家，每天晚上都要回来睡觉，不过有早有晚。

1942年初冬的一天，中队长把我们班长给叫去了，班长一走，大家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有这个任务，有的说有那个任务。

这时始终没有插言的战士王明金说了一句“你们谁说的都不对，等班长回来什么都知道啦”。说着班长真的回来啦，还没有等班长说话，大家都围上来，这个也问那个也问是什么任务。这时班长仍是不慌不忙地说，今晚到据点里去抓汉奸，听后，看大家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当时，我们部队住在清水西边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叫达摩庄，离清水有八九里地。吃过晚饭，刚黑天，我们就出发了。当我们到达清水附近时，也就是九、十点钟，这时村里静悄悄的，只有敌人的炮楼上还有灯光，我们摸到汉奸王桂香住的大门口一看，大门尚未关严（因为日本小队长还没有回来），我们又到她住的屋门口轻轻地一推门，里边问：“谁呀？”酸溜溜的，边走边说“亲爱的”，可开门一看，下面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傻了：“你们……”，我们班长那动作特别快，已经把刺刀对着她的心口了，班长说：“别哼声，你要哼声，我就宰了你。”这句话虽然声音很低，但严肃得叫人害怕。当时这汉奸就没有脉了，只好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出了村，出了村就是大河滩，王桂香假作镇静地问：“你们把我弄到这儿干什么？”班长说：“还不知道吗？你这中国人民的败类，你把游击队员的名单都交给了日本人，我岂能饶你！今天我代表人民，要处决你这个中国人民的败类。”当时，因离敌人太近不能打枪，让小日本追出来就麻烦了。同时我们的子弹是很宝贵的，能不用打枪解决就不打枪。班长说一句“执行吧！”嘿！什么都不用，就地取材，河滩里有的是大石头，就听劈里叭啦，把这汉奸王桂香砸死在河滩里，给人民除了一害。

林子台沟破电线

张文发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不让日军与各个日伪据点互相取得联系,同时,也为了满足我们的军工需要。上级要求我们宛平县大队搞一些铜和铁,用来制造枪、炮、子弹,特别是造地雷,更需要大量的铁。

上级让我们完成这样的任务,如果乍一听不是困难大的问题,而在当时,这个任务根本无法完成。因为在那种环境里不要说铜,就连铁都无处去找,老百姓做饭用的铁锅都没有多余的,就连当时的铁匠铺也因为没有生产原料都关门了,何况我们要搞大批的呢!那困难就更大。可又说回来,困难嘛!的确是事实,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命令,我们的军队所以能处处战胜敌人,除有党的正确领导外,每个战士都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服从命令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不能被困难吓倒,于是,接受了任务后,大家就研究开了,队长李文华说:“这样吧,大家别光发愁,发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大家人人动脑筋,想办法,每人都想出它几条,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呢也好,做参考”。这一下,大家坐在一起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个同志说去扒小日本的火车道,那道轨不就是很好的铁吗?大家一听这也是个办法,又一琢磨,那道轨一根那么长,又那么重,怎么把它断开呢?又没有降它的工具,如果不把它截成小节,即使弄到手也无法运回来,看起来这个办法行不通,大家对此事都很着急。这时,有个战士王明金半天没发言,这会儿,站起来说:“铜不是也行吗?”班长接过说:“那当然更好啦,哪儿有快说。”小王这时不慌不忙地说:“小日本那电话线都是铜的,只要有钳子就能把铜丝剪断,剪它三里五里地就弄它不少的铜,不就完成任务

了吗？”班长说：“对呀！”同志们都说：“嘿！咱们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好主意呢？”这时，班长高兴地就像得到什么无价之宝似的，向队部跑去汇报，见队长就说：“我们想出办法来啦！”把大家的意见一说，队长听了很高兴，并叫我们大家再进一步讨论一下，用什么办法，有什么困难，应注意些什么，防止到时发生什么问题思想没有准备不好应付，我们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的这次行动计划，等批回来，我们马上就行动。

经过了几天的准备工作，条件已经成熟。上级对我们的计划很满意也已批准了。我们从当地调集了一百多个民兵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1942年，大约十一二月份的一天，我们来到沿河到斋堂中间的林子台沟，此地有通向鬼子各个据点的电话线，并排有二十几根电线杆，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是晚上十点来钟了，这时，我们的部队已把两头的公路给挖断，警戒好了，防止敌人发觉后派快速部队增援。同时提前把民兵分成五个战斗小分队，由我们的战士担任队长，副队长由民兵中抽选一人担任，并向大家提了要求，要求每人必须弄50斤以上铜线。那时的民兵从政治觉悟来说，不低于我们部队的战士，又加上各个都带着民族仇恨，一说破坏小日本的电话线都高兴地磨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就动手干才合心思。

大约在晚上十点半左右，开始的信号一传，各个小分队一齐动手，大家动作十分快，剪的剪，卷的卷，互相配合，只用了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五六里地的电话线一扫而光。

当敌人用电话时，往哪打都打不通，这才发现准是八路军给破坏了，马上派兵来到现场一看，可傻眼了，公路给破坏了，电话线又给剪了个一干二净，日军像疯了似的乱打了一阵枪，又怕时间长了再遇上八路军就不好办了，所以敌人慌慌忙忙地逃回了自己的老窝。

这样，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五六千斤铜线顺利地运回了我们的根据地。